# 同明相照 同气相求

## ——两岸文博名家交往摭记

□张乃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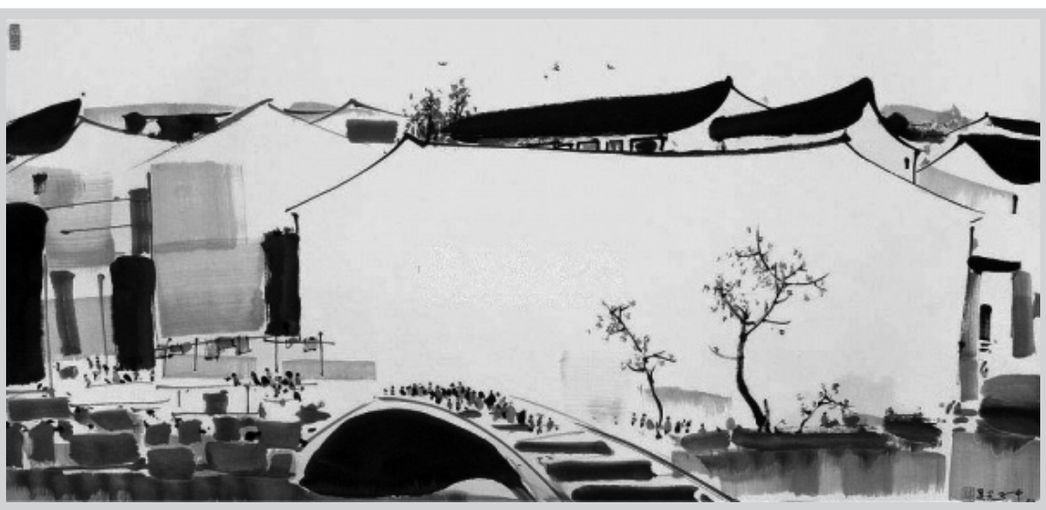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90年代，王世襄先生曾两次到访台湾史博馆，均由历任史博馆典藏组主任、研究员兼副馆长、馆长的黄永川先生接待，两岸文博名家缘得相晤，建立了诚挚的友谊。笔者与永川兄相知相识十数载，亦师亦友谓至交，他对我谈及此事，迄今尚未见外界言传，特撰此文摭花絮以记之。

1992年，王世襄先生第一次到访，拜会了陈康顺馆长，言明来意，进一步了解史博馆的收藏，受到热情接待，由时任典藏组主任黄永川先生导览。史博馆是台湾故宫博物院之外，另一个以展示中国历史为主的博物馆，与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有同出一脉的历史渊源，其馆藏多来自河南博物馆迁台文物。日寇投降后，王世襄作为战后文物清损委员会成员，殚精竭虑，奔走交涉，追回大量被法西斯日本、德国掠夺窃取的河南出土的青铜器等国宝文物。王世襄先生在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时曾说："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。"关心这批青铜器可以说是王世襄先生的一个情结。"千里既悠邈，路次限关梁"（《文选·枣据〈杂诗〉》），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文博界长期蔽障隔膜，此行得了夙愿，孰不感慨系之。世老一袭布衣、布鞋，举止谦怀，事事专注，勤于垂询，他仔细地端详每件藏品，尤对蟠虬方壶和複纽特钟观望最久。永川先生淹贯博洽、扶发幽微的讲述，深得世老青目垂顾。两人抵膝而谈，欣合无间，提到北京的国家博物馆也藏有这两件出自同一墓坑的兄弟档时，世老诚邀永川先生有机会到北京，一定由他亲自陪同看看。是时，世老已届78岁高龄，永川先生闻之感佩无已。之后，隔海飞鸿，两人遂成忘年之交（世老年龄长永川先生30岁）。

隔年年底，为迎新年（正逢"狗年"），永川先生以对面邻居家的白犬为对象，画了一幅"竹犬图"，并题诗云："白毛吹朔雪，天朗卧晴沙。逢喜摇貂尾，遇邪动爪牙。雄威惊猛虎，迅捷慄寒鸦。义胆忠心志，愿投有福家。"将之制成贺卡，郑重遥寄北京，为世老贺年。几天后，即收到世老亲笔复函，对永川先生的"竹犬图"赞许有加并和诗一首："岁转开新境，神獒踏浅沙。头昂姿绰约，尾拂树槎牙，皎甚毛逾雪，黟然鼻似鸦。进成难独擅，妙笔属黄家。"（注：冯进成，画犬名家）名师唱答心神相契自是一段佳话。

黄永川先生熟稔两岸文博界历史渊源，尤对朱家溍、王世襄两位故宫资深国宝级大师仰慕已久。二老总角情挚，合著《中国美术全集》；志趣相投，对竹木、牙角器、漆器乃至清史、戏曲、音乐等研究成就斐然。自上世纪80年代始，大陆形成"王世襄热"，世老的《明式家具研究》上、下两巨册于1989年冬在台北出版，也轰动台湾文博界、收藏界。近20年来，黄永川先生积极推动两岸文化交流，在大陆文博界、艺术界亦是广为称道的知名人士。黄永川先生是科班出身的画家，师从黄君璧、林玉山诸师，尔后又负笈大英博物馆研究美术史论与博物馆学。公暇之余精研中国插花艺术，探讨花艺的源流、演变，论证中国插花自唐代东传日本，廓清时人误以为插花是"日本的玩意"，开启、再创中华古代插花的新境。他多次以个人名义或率团到祖国大陆进行文化交流，在台湾也多次接待大陆文博界、书画界、花艺界的访团，"大陆当代百人书画展"、"杭州雷峰塔地宫密室展"等就是在他周详擘划下获得成功，在台北、台中、高雄等城市热潮轰动，口碑相传。由他创立并兼任董事长的"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"不仅有万余名会员遍布台湾各地，并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昆明、济南、天津、黑龙江等各大省市布展交流，芳名远播。2003年黄永川先生应邀到北京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书画艺术个展，展后又应邀赴上海进行展出和交流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溍先生专为撰文推介，称道黄永川先生"在他身上表现出的更多的是艺术家的潇洒、学者的儒雅，而非官员的威权，这就是他个人的魅力所在"。

1995年，王世襄先生二访台湾史博馆，携夫人袁荃猷女士同行。袁荃猷是古琴艺术家、音乐史家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馆员，已有《中国古代音乐史图鉴》等多种著作问世。除音乐之外与世老风雨共渡、呵护支持，世老名著《明式家具研究》出书，30万字由她校对文稿，700幅插图大部分由她对明式家具的精确研究绘制而成。此次访史博馆，世老携夫人径直奔永川先生而来，一如上次到访，亦未事先告知。与己随缘、与人从容原是世老的洒脱，永川先生闻之也不觉意外而喜出望外。我在写此文时，曾求证世老两次到访各是在几月，永川答曰："所提及与世老会面究竟在何月，实无从记忆，每次来馆均突如其来……"这老少两代，不拘俗礼陈规繁缛之节、纵心所欲相通默契，倒颇具魏晋士君子之风也。永川先生匆匆到门口迎迓，把二老引上四楼紧傍荷花池的茶座。这里古典雅致，向有"台北小西湖"之称。凭窗赏荷"青荷盖绿水，芙蓉披红鲜"（晋·乐府《青阳渡》）。清风拂来，丝弦悠扬，香茗飘溢，顿生开怀畅谈之快。世老直言，此行除了看望老朋友，还是为青铜器而来。原来，夫人受委托正在编撰《中国音乐大系·北京卷》，需要采用史博馆所藏春秋複纽特钟和编钟的图版。袁荃猷女士谦和蕴藉，谈起编书亦自然流露出至高的自信。永川先生欣然应之。茶座稍憩即到展室，二老端详青铜器时，相对的手势、言语与感情的互动，看得出这对热爱民族文化的老夫妻浑然陶醉在古文物美丽的境界，令永川先生无限钦羡。事后永川先生颇有感慨亦不无遗憾地对我谈起，一时激动无措，竟忘却拍照留念。1996年，袁荃猷著《中国音乐大系·北京卷》出版，王世襄先生第一时间从北京寄给黄永川先生。重达两公斤的巨册，撰文图绘均属上乘，二老附函字句简短，语重情长。长者的风范，永川先生时刻在念中。袁荃猷女士的《中国音乐大系·北京卷》是她一生为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所作的最后的巨献，这其中也浸透着世老的心血。永川先生鼎力以助二老，为两岸文化交流、史博界合作又续佳话。



吴冠中作品

第237期

原上草

臧克家题

■生活质感

# 笃笃糖

□赵 霞

"破布头，破鞋头，破花絮，破铜烂铁——兑糖吃来哉——"兑糖佬的吆喝声一起，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跑了出去。

兑糖佬黑黑瘦瘦的，太阳下挑一副竹担，两个竹箩前后晃悠，从沙泥道和晒谷场一路颠颠地走过来。他一手搭扁担，一手持一副金属的响具，边走边敲出笃笃的响声来。

"哎，兑糖佬——"有大人这么喊一声，兑糖佬便停下步子，放下挑担候着。

来兑糖的多是妇女，后头必跟着孩子。一把鸡鸭毛，几管牙膏皮，一打用旧的布头，各种锈铜烂铁，还有穿破了的凉鞋布鞋，补了又补照样漏水的破雨靴，都交给兑糖佬。他一只手拿过来，掂两掂，扔进后头的竹箩里，另一只手便撩开了前头竹箩上蒙着的一层布纱。

一大面洁白的笃笃糖，跟箩口差不多大，安安静静地盘在糖板上。糖上的波纹顺着糖盘的方向起伏旋绕，像乳白的水波一圈圈地漾开来。我们全屏住气，看兑糖佬举起手里的响具，原是一对小小的锤子和铲刀。他从糖板最外缘的端口开始，选定一节，递上铲刀，拿小锤"笃笃笃"地轻轻敲击。一块洁白的笃笃糖粘着碎落的糖屑离开大糖盘，转眼便落到了谁家孩子手中。

很快，兑糖担的周边便围起一圈人，兑糖佬也忙开了。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判断兑糖人递过来的各种旧货的价值，再迅速转换成笃笃糖的大小。他手里的小锤和小铲笃笃地敲个不停。

"再多些嘛！"有大人表示不满。

"已经多了。"兑糖佬说，但还是弯下身，再敲出小小的一块，添给兑糖人。

笃笃糖是小时候的美味。这是一种硬质的饴糖，入口却甘美软糯，因为吆喝和敲击时伴随的笃笃声，被大人小孩顺口呼为笃笃糖。拿旧货换笃笃糖，在我们看来是桩太划算的交易。那些就要扔掉的东西，竟可以兑得那么好吃的笃笃糖，实在叫我们想不明白。

兑糖佬隔久才来一次。中间的空隙，我们就留出心来，搜集兑糖的旧货。鸡毛鸭毛只有等到家里杀鸡杀鸭的时节，那是大人的事。我们只好动别的脑筋。村里有个废石宕，偶尔有人丢些用弃的农具。我们细心地翻检，有时能找着一两截烂铁。兑糖佬爱收铁货，可惜我们的烂铁不入他的眼，得搭着其他上眼的旧货，才能多换一小块笃笃糖。

每次兑糖担一到，我都着急得很，赶着向妈妈宣布："兑糖佬来了！"

妈妈却慢腾腾地，搁下手里的活计，解下围裙，去翻旧抽屉里的牙膏皮。我急得要命，担心兑糖担这就走了，担心笃笃糖一下兑没了，却又盼着妈妈找到的兑货多一些，再多些。看见她往外走了，手里只握着两个牙膏皮，我心里一阵失望。可走到屋外，她又顺手抽出了塞在石臼缝角的一大把鸡毛。

我紧跟着妈妈，来到兑糖担前。

"来，兑糖。"妈妈把手里的牙膏皮和鸡毛递过去。

兑糖佬掂掂牙膏皮，又翻了翻鸡毛，说："尾巴毛没啦。"

这是一只大线鸡的毛，尾巴毛早给我挑走，做了个大毽子。没了尾巴毛，鸡毛值不得多少钱。做大毽子的高兴劲儿早过去了，我后悔得要命。妈妈变戏法似的，手里又托出个带锈的铁块。这是个磨断了的锄刀头。

兑糖佬接过铁块一掂，高兴地笑了。他掀开了布纱，敲下好大的几块笃笃糖给我们。

我嘴里噙着糖，心满意足地回家了。

有一回，兑糖担来了，大人们刚好不在家。我急得什么似的。听着兑糖佬的吆喝，想起妈妈常放牙膏皮的那个抽屉，我决定自己去兑糖。橱柜太高，我够不着，就搬了个凳子站上去。好不容易拉开抽屉，左翻右找，却没寻着牙膏皮。我跳下凳子，又赶忙跑去石臼边，也没找到鸡毛。

时间一分分过去。我急得跑到门口去看。兑糖佬正笃笃地敲糖，他的身边还有一两个等着兑糖的人。我想他很快要挑着糖担走了。

忽然，我灵机一动，想到了脚下穿着的塑料凉鞋。我见过别人把破得修不了的塑料鞋拿去兑糖，听说旧塑料熔化了，可以再做出新的鞋子。拿破了的塑料鞋兑糖，换得的糖块也格外大。

我虽然小，还知道一双塑料凉鞋的价值，也没有胆大到敢拿它去换笃笃糖的地步。我打的是塑料凉鞋上那副搭襻的主意。小时候穿凉鞋，搭襻吃力最多，也最易断裂。断了的搭襻，拿烛火烘软了，粘回鞋面接着穿。粘的次数多了，搭襻越来越短，终于用不上了，就把它们剪掉，凉鞋当拖鞋穿。

我想的是，把凉鞋的搭襻先剪下来，拿去换糖。我一点儿不在意凉鞋变凉拖鞋，早晚要变的嘛。反正鞋子还在，笃笃糖也有了，这就行了。

我找到一把剪刀，硬是把凉鞋的搭襻剪掉，趿拉着鞋，飞快地跑向兑糖担。

"我要兑糖。"我向兑糖佬举起手里的凉鞋搭襻。

兑糖佬接过搭襻，摇了摇头："少了点，小囡，问问你妈，鞋底还在不？"

我摇摇头，有点紧张地望着他。

然而，他还是把搭襻扔进箩里，掀开了糖盘的布纱。

我想象着那该是多大的一块糖。可惜，他只敲给我很小的一块。他说："已经多了。"

那块糖，才含了一会儿就融尽了。搭襻的茬口磨得我的脚一点点疼，我开始想念穿凉鞋的感觉。

妈妈回来后，一眼看出我脚上的变化。我把剪搭襻兑糖的事儿告诉她。她数落了我一顿，末了，也只好拿来剪刀和锉子，把搭襻的茬口修理平整。那个夏天，我就趿拉着这双拖鞋到处乱走。终于有一天，我趿着鞋坐船时，其中一只拖鞋"扑哧"一声，永远地沉在了水底。

兑糖佬又一次来的时候，妈妈提着剩下的那只拖鞋，牵着我走出门去。我又得到了好大的几块笃笃糖。

再后来，兑糖佬来得越来越少，终于不来了。兑糖担改成了收旧货的脚踏三轮车，后来又改成电动三轮，开过去突突响，车上的喇叭反复播着"旧电视，旧电扇，旧冰箱，旧东西——旧货收来哉——"收来的旧货直接兑钱。

我从此没有再尝过笃笃糖的滋味。

■记忆

# 遥远的思念

□吴欢章

一位海外华人朋友曾对我说："离开国土越远，对家国的思念便越深。"我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，证实这的确是天涯游子的肺腑之言。

有一年春天，我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讲学。刚到的时候，倒也为异域风情所吸引，不过时间一长，怀国思乡的情愫就越来越强烈。在曼哈顿繁华的第五大道上，我会想起上海的南京路；走过百老汇大街剧院门前，我仿佛听到上海天蟾舞台的笙箫锣鼓；看到中央公园的烂漫春花，我却依稀看到草长莺飞、杂花生树的中国江南。白天还好，忙于授课，同美国友人交往，晚上一静下来，乡思就占据了我整个心灵。坐在窗口，听着楼下街市酒吧里飘来的摇滚乐，望着远处拉瓜迪亚机场飞机起降的灯影，心却飞向了远方。在清冷的月色里，念及家乡的母亲、妻儿，泪水不禁悄悄涌进眼里。我的朋友许达然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，也是优秀的散文家，为了减轻我在异国他乡的寂寞，几乎天天晚上从芝加哥打长途电话来陪我聊天，在成天"yes"、"no"的语境中，绵绵的乡音让我感到分外亲切，就像回到故土一般。

日子愈久，乡思愈烈，于是想到了唐人街。一个晴和的星期日，我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乘地铁去寻访唐人街。走出地铁站，满街的中文招牌，满街的中国话，满街的黄皮肤黑头发，一下子泪水就奔出眼眶。在悠扬的广东音乐声中，我赏心悦目地溜达于长街，碰见谁我都要微笑点头招呼，看到书店我都要走进去，不管是大陆、香港或是台湾出版的书籍，全拿起来浏览一番，遇到小吃店，就跑进去吃大饼、油条和豆浆，犹如故友重逢一样。到了中午，我走上一座酒楼，美美地吃了一顿中餐，似乎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美味。餐后坐在窗边喝着龙井茶，静静地观赏街市上那些雕龙画凤的中式楼阁，用眼睛轻轻地抚摩它们。一首小诗油然涌上心头："最喜唐人街上游，大西洋畔见神州。乡音入耳心倍暖，未饮先醉上酒楼。"

我来美国讲学，不过几个月时间，乡思已如此炽热，那些长期居留异邦的华人，家国情怀更为强烈吧？在一个风雪弥漫的日子，去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留学生文学研讨会。在会场上遇见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和她的丈夫唐先生。唐先生在一个轮船公司任职，攀谈得知，原来他年轻时曾就读于复旦大学，竟是我的同门学长。于是又重新紧紧地握手，交情陡然深了一层。他很关心复旦现在的情况，我向他简要介绍了一番。他感慨地说："大不相同了，今非昔比呀！"我问他想不想母校，他轻声叹道："怎么不想呢！几十年来常常在梦里回到复旦。"我问他有没有回国去看看，他又叹道："杂务缠身，还未能成行。真想回去看看，看看北京、上海，看看母校。"我握起他的手："请你回来看看，母校一定热烈欢迎你！"他也用力摇着我的手，口中不禁吟起贺知章的诗句："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……"吟着吟着眼泪不禁流了下来。陪我来参加会议的唐德刚教授从旁打趣道："你们是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呀！"

说起唐德刚先生，我这趟讲学就是在他当系主任的亚洲学系，他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极为周到细心，我很感念他的古道热肠。当讲学完毕即将归国的前夕，唐先生热情邀我到他在新泽西州的家里小住两日。他的家外观看去是西式别墅，屋里却充满中国情调，摆放的都是铜佛、陶马之类的工艺品，挂的是张大千的画和于右任的字，一派古色古香的儒雅氛围。唐夫人吴昭文女士是国民党元老吴开先的女儿，热情爽朗，待客非常殷勤，晚餐招待我吃水饺和八宝饭，还有我爱喝的酸辣汤。餐后唐先生给我泡上一杯香喷喷的龙井茶，说这是大陆友人特地从杭州带来的。边饮边谈中，发现唐先生流露出一种沧桑感。他说自己无意做美国人，却在异邦滞留了几十年，说着说着不禁叹息一声："梁园虽好，终非我家呀！"我盛赞他身在美国却心怀故国，对来美讲学和留学的中国人总是关怀备至，他谦虚说："都是炎黄子孙，有同胞之谊嘛！"当我说起他虽在美国生活，却一直坚持研究中国历史，成为国际著名的中国史专家，他诙谐地说："我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呀。越研究中国的历史，越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；越研究中国晚清以来的历史，越觉得落后就要挨打，就要被别人欺负。"说到这里，他似乎有点儿激动："不但我，绝大多数海外华人都希望中国快点强大起来，重振汉唐雄风。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热切的期望啊！"我心里颇为震撼，不由得感慨良深，浮想联翩。两人一时无语，书房寂静得似乎能听见彼此的心跳。正在这时，唐夫人端着两碗汤圆进来，她微笑着说："千里万里，难得团圆一次，就吃点汤圆吧！"这真是中国味里的中国情呀！吃过汤圆，唐先生从书架上抱来两厚本照相簿给我看，里面都是他少年时代在安徽老家和上海、杭州等地的留影，照片已经泛黄褪色，但保存得十分完好。唐先生缓缓地告诉我："这是我的乡情备忘录。几十年来，每当夜晚思念故土情不自禁时就拿出来看看，稍减乡思的饥渴。"说着说着，他起身慢慢走向窗口，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，口中轻声吟道："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。"我默默地看着微风轻轻摇动他那花白的头发，淡淡的月光映照着他眼角晶莹的泪光……

当祖国、故乡成为一种遥远的思念时，人们平日埋藏于心灵深处的爱国火苗便会腾起熊熊的烈焰，而不可抑止的眼泪也就成为这种激情的最本真表达方式，所以诗人艾青唱道："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，/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"这种充满高尚激情的泪水，一旦滴落在大地上，便会开出永不凋谢的精神花朵。我们在屈原、杜甫、陆游以至艾青、闻一多、臧克家那里，都会看到由这斑斑热泪写成的传之久远的美丽诗句。在纽约的这段经历，让我再一次感受到绵绵不绝的家国情怀是维系中华儿女的强韧根脉，是永葆中国青春并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不竭动力。

■土地与生长

# 到秦巴草甸

□赵天秀

## 一

秦巴草甸，在川北广元市朝天区境内一个叫水磨沟的地方。和草甸来次约会，这个计划在10年前就有了。最近的风景，往往最远。有的北京人一生都没有登过长城。有的广元人一生都没有去过剑门关。要不是一些朋友三番五次地催促，草甸之行恐怕还遥遥无期。

草甸在海拔近2000米的山顶。到山顶，要翻越一面又陡又长的大山坡。有好陡？陡到坡度大约有60度。有好长？长到有数公里。这么陡峭的山坡，爬上去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。好在当地人利用农闲时间，把公路修到了半山腰。说公路，夸张了点，叫机耕道比较合适。

中巴车在蜿蜒盘绕的公路上缓缓地行驶，比蜗牛快不了多少。尽管如此，心还是悬着的。车身的一边紧贴着岩壁，另一边好像挂在半空中，紧张得让人直冒汗。车上有人说："不能前行就算了嘛。"司机回答得很自信："放心地坐着吧，这个羊肠小道，就是大家的安全带。"

前面还有一小段公路，车不能再走了，只好在山腰的一块空地旁停下。区上同行的人说，要通过斜对面的那条小路到达山顶。顺着说话人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几座老式民居散落在几块粗糙的台地上，房顶上冒着烟，几棵大树上了年纪，站在那里，打着动情的手语。

这不是我童年的乡村吗？打着补丁，一脸憨厚。

这些年，我们习惯了高楼大厦，习惯了高速公路，热衷于网络，生疏了稻田，忽略了村庄，就连一些从村庄里走出来的人，也记不住乡愁。

我们顾不上歇个脚，匆匆地来到一户人家。这户人家住着一位老婆婆，脸上沟壑纵横，扎着黑头巾，拴着黑围裙。见我们去，笑眯眯的，招呼我们坐，像招呼从天边来的贵客。

"吃饭了没？"

"吃了。"

"家里还有哪些人？"

"儿子和媳妇。"

"人呢？"

"出门了。"

住在远山里的人，从来就没有复杂过。

穿过婆婆家的竹林，我们沿着一片坡地继续行走。坡地里，庄稼已经收割，一些茅草占据了禾苗的位置，梨树上的叶子鲜嫩得耀眼。

到达山顶的时候，大家的衣服被汗水浸透，额头上的汗珠接二连三地往外冒。

## 二

转过身，下一小坡，一片一片的绿就一个劲儿地往眼里涌。远处，一个个小山包像一个个大馒头，穿了件绿衣裳，不规则地摆放在那里。山包间，好像铺了一床绿地毯，厚厚的，一直铺向远方。一朵朵野花浮在草海上，若夜空中闪烁的星斗。近处，草儿伸展着柔软的腰肢，在微风中轻舞。

这就是草甸，秦巴草甸。

我们不由自主地往草甸深处走。天刚下过几滴雨，草儿上挂上了一个个小水珠，脚踩在草上，软软的，发出有节奏的声响。水珠打在脚背上，痒痒的。稍稍抬头，就能看见一个个不大不小的山包。山包上，生长着很多名贵树木和野生植物。

山包藏着一个传说。

公元756年，唐玄宗、杨贵妃躲避战乱，直奔蜀地。杨贵妃带的23个宫女，风尘仆仆，一路艰辛，经陕西阳平关，到歇马殿驿站，来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。由于草尽粮绝，最后化为这草甸上的小山。这些小山又名"宫女坟"。于是，秦巴草甸多了一个名字，叫"贵妃草甸"。

宫女们来过这里吗？说不清楚。传说有的本来就是说说而已。不管宫女们是否来过，也不管她们是否长眠于此，这里的一切依然是那样原始，那样静寂，没有半点修饰，如我小时放过牛的草地。

草甸的低洼处有积水，稍有不慎，就会陷进去。我们绕开洼地，顺着小山包的边缘前行。这些山包，都是同胞兄弟，长相差不多，这些草甸，好像同胞姐妹，面容很相似。我们穿越在山包间，好像走进了迷宫。要不是当地人指引，我们肯定是要迷路的。

## 三

不知不觉，肚子开始闹革命了。休息时，两个与我们同行的背二哥，从背兜里拿出了烧饼、核桃饼和水，让我们享用。我原以为是两个本地农民，细细问来，才知道是乡上的干部。

填饱肚子后，我们进入一个狭长地带。中间有一大块空地。空地里，除了草，就是石头。空地的两边是隆起的坡地。乡干部说："几十年前，这里住着几户农民，这块地里种着庄稼。"

我睁大眼睛，努力地寻找着农民兄弟曾经住过的房屋，寻找着他们种的玉米和红薯，寻找着那个年代的记忆。找了许久，什么也没找到。几位农民兄弟为了眼前这片绿色，不知迁往何方。

下山，我们没有走回头路。下山的路不比上山时轻松。很多路段是当地农民刚刚修好的，延伸在荆棘丛林间。下山时必须攀住树干或树枝，拨开挡在路中的杂刺，一只脚先踩稳后，另一只脚再慢慢跟上。如果踩急了，脚下松软的泥土会把人抛出好远。

这样的路，同行的很多人没走过。大家在小心迈出每一步时，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，有的是惊讶，有的是尖叫，有的是温馨的提醒。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穿着高跟鞋，更是叫苦连天，到后来，实在坚持不了，就放下矜持，让同行的男士背上，如同小时候躺在放牧的哥哥身上。

从草甸下来，夕阳已挂在山巅。挂在山巅的，还有我们的故乡。